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三百二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薦賢

夫稱善舉類春秋之格訓推賢援能儒者之篤行矧夫居衡石之任當燮諧之重掌邦國之政賛后王之治總領衆職平章百姓必在乎登良擢俊振淹出滯俾風人絕薖軸之嘆士子適輪轅之用不遺賢於中谷不藉才

於異代此所以成舜湯選衆舉仁之美茂尹旦格天光
海之業者也三代而上其詳靡記繇漢以下未嘗乏焉
莫不隆體國之志竭知人之鑒或以樹巍巍之績或以
成彬彬之盛蓋夫寅亮之功將明之烈曷以加於是乎
漢蕭何初為漢王丞相韓信數與何語何奇之至南鄭
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度計量也上不我用
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
亡帝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帝且怒且喜罵

何曰若亡何也若汝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帝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帝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為國家之奇士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顧思念也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召信拜之

田蚡為丞相徵茂陵尉張湯為吏薦補侍御史

張湯為御史大夫薦其掾兒寛於天子天子見問說之

初寛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寛寛為人温良有廉智自將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是以寛為掾復薦之

霍光昭帝初為大將軍秉政以光禄大夫張安世篤行篤厚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也

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

魏相為御史大夫霍光薨後數月相上封事曰聖王襃有德以懷萬方懷來也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塡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所以安社稷絶未萌也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

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後數日拜安世大司馬車騎將軍録尚書事

丙吉為相病篤宣帝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不諱言死不可復言也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識帝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

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敬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帝以吉言皆是許焉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薛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以為大器也）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經明行脩宜於本朝任職也）為博士論石渠（石渠閣名也）

何武為大司空除彭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諫大夫又龔勝為重泉令去官武與執金吾閻崇薦勝哀

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厚兩唐（兩龔龔勝龔舍也兩唐唐林唐遵也）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之力也世以此多之又與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傅喜行義脩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云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夫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謂季氏亡則魯不昌）楚以子玉重輕（謂楚誅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而魏以

無忌折衝信陵君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服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帝亦自重之明年正月乃徙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張忠為御史大夫署頼川孫寳為主簿上書薦寳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

王嘉為丞相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張禹為丞相舉彭宣為博士遷東平太守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

孔光為御史大夫舉東平王太傅師丹議論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為光禄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為光禄大夫給事中繇是為少府光禄勲侍中甚見尊重

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

問平陵人李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阨會之象其意以為
且有洪水為災乃說根以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
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根於是薦尋
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黄門
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時揚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
游京師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為待詔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時太山豪傑多擁衆與張步連兵
漢言於帝曰非陳俊不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

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嬴下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稍攻下諸縣遂定太山

宋弘為大司馬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光武嘗問弘通博之士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

又高詡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光武時弘薦詡徵為郎

趙熹為太傅時魯恭與議白虎觀熹舉恭直言待詔公

車拜中牟令

范遷為司徒薦豐令牟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

朝并上其理狀

第五倫為司徒時擢謝夷吾為鉅鹿太守倫令班固為

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臯陶政致

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傅說呂望之策故

能克崇其業允恊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

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

包九德仁足濟時智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賾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勗臣懦弱得以免戾寔賴厥勲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荆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之冠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

闡弘道奥同史蘇京房之倫雖容匆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騖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寔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絶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儔尸禄負乘夕惕若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猷率土之望庻令微臣塞咎免悔

張禹為太尉時周防受古文尚書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禹薦補博士又薦寒朗為博士

張酺為太尉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

劉愷為司徒時陳忠為廷尉正以才能有聲稱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主知斷獄也

張皓為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

黄瓊為司空先是崔寔為議郎㑹梁冀誅寔以故吏免

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畧之士瓊薦寔拜遼東太守瓊為太尉時尚書楊秉以病乞退出為右扶風瓊惜其去朝廷上言秉勤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

李固為太尉時陳蕃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固表薦徵拜議郎

陳蕃為太尉王暢為漁陽太守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

可犯之色繇是復爲尚書後蕃爲太傅辟何休與參政事

种暠爲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

楊秉爲太尉時陳球爲侍御史桂楊黠賊李研等羣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秉表球爲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畧朞月閒賊虜消散

楊賜爲太尉時光禄勲黄琬坐事禁錮被廢棄幾二十年靈帝光和末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繇是徵拜議

郎擢青州刺史遷侍中

魏華歆為司徒黄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薦管寧詔以寧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時明帝即位為太尉歆遜位讓寧又以鄭小同有美名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禄叙爵莫美於顯名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裔漢世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季名冠華夏為世儒宗文皇帝旌録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為郎中長假在家小

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器重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叙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

陳羣為司空薦管寧曰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為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

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

王朗為司空黃初中鵜鶘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

蜀諸葛亮為丞相時後主嗣位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别以董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上疏曰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為宫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為叅軍允遷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又蔣琬亮長史

亮每言琬託志忠雅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

晉張華為司空時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為孝廉除著作郎華將舉壽為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為長廣太守辭以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黄散縣是授御史治書

王渾為司徒時周馥累遷司徒左西屬渾表馥理職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簡括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

王導隨元帝渡江鎮建康導為政清静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從容問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為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懐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為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髙政教陵夷不遵法度羣公卿士皆饜於安

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
王方立命世之勲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
區微臣所可擬議願深弘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
瞻周玘皆南士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又
何充為丹陽尹導與庾亮並言于帝曰何充器局方槩
有萬夫之望必能揔録朝端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
引充内侍則外舉唯緝社稷無虞矣繇是加充吏部尚
書進號冠軍將軍

温嶠為中書令嶠為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以祖納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嶠既為時用盛言納有名理除光禄大夫

謝安為太傅時東莞人徐邈下帷讀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雅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

宋王弘永平中為江州刺史時徐傅當權出鄭鮮之為豫章太守弘竊謂人曰鄭公德素先朝所禮方之前代

鍾元常王景興之流今徐傅出之為郡抑當有以尋有
廢立事元嘉三年弘入為相舉鮮之為尚書右僕射
南齊褚淵為左僕射先是臧榮緒純篤好學隱居京口
教授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太祖為揚州徵榮緒
為主簿不到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啓太祖曰榮
緒朱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岱引為行佐
非其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志漏濕是安灌蔬終老與
友闞康之沉深典素追古著書撰晉史十袠贊論雖無

逸才亦足彌綸一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取其書始方送出庾得備録渠閣採異甄善帝答曰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禄甚佳

王儉為尚書令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及孝嗣出為吳興太守儉贈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彦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會王儉亡帝徵孝嗣為五兵尚書

梁袁昂為司空以何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天監末袁昂薦之因得召見解褐太尉臨川王揚州儀曹從事史

後魏廣陽王嘉宣武時為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後轉司徒愛敬人物後來才儁未為時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

崔光為太保疾甚表薦都官尚書賈思伯為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為侍讀思伯遂入授孝明杜氏春秋

隋高熲為左僕射兼納言熲進貞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皆熲所推薦各盡其用為一代名臣其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

楊素為僕射開皇中以華陰多盜賊妙選良吏素薦殿中局監滎毗為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又李百

藥為太子舍人或有譖百藥者乃託疾免去後追赴仁壽宮素與吏部尚書牛弘並重之奏授禮部員外郎又

李子雄為大將軍歷郴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竇抗為幽州摠管帝恐其有貳心問可任於素素進子雄授上大將軍

唐陳叔達武德中為納言侍中參預朝政江南名士薄游長安者多所薦拔

李靖為僕射奏稱秘書郎岑文本之才擢拜中書舍人
漸蒙親顧
杜如晦為僕射臨終請委戴胄以選舉繇是以本官檢
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
温彦博太宗貞觀初為中書令帝令祖孝孫增損樂章
孝孫乃與明音律人王良通白明達遞相長短帝令侍
臣更訪能者彦博奏博州清平人呂才聰明多能眼所
未見耳所未聞一聞一見皆達其妙尤長於聲樂請令

考之侍中王珪魏徵又咸稱才學術之妙徵曰才能為尺十二枚尺八長短不同各應律管無不諧韻帝即徵才令直弘文館

朱敬則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每以用人為先餘細務不之視會嶺表蠻帥攻掠郡縣朝廷思得良守以鎮之而甚難其選敬則曰司勲郎中裴懷古有文才將略即其人也遂以為桂州都督懷古既至賊帥果懷其威惠相率來降敬則又引冬官郎中魏知古為鳳閣舍人太子

司議郎張思敬為右史後皆以稱職著名

狄仁傑為内史嘗以舉賢為意其所引拔桓彦範敬暉竇懐貞姚崇等至公卿者十人初則天嘗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竒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悦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

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拜雒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為相今為雒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為秋官侍郎後竟召為相柬之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之推薦也

盧懷慎為黄門監開元四年卒臨終遺表曰臣素無才識叨沐恩榮待罪樞密頗積年序報國之心空知自竭推賢之志終未克申孤負明恩夙夜惶懼臣染疾已久

形神欲離雖鳧鴈之飛未為多少而犬馬之志終祈上聞其鳴也哀乞垂聖察宋璟立性公直執心貞固文學足以經務識畧期於佐時動惟直道行不茍合聞諸朝野之說寔為社稷之臣李傑勤苦絶倫貞介獨立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幹時之才衆議推美李朝隱操履堅貞才識通贍守文奉法頗懐鐵石之心事上竭誠實盡人臣之節盧從愿清貞謹慎理識周密始終若一朝野共知簡要之才不可多得並明時重器聖代良臣比經任

使微有愆失所坐者小所棄者大所累者輕所貶者遠
日月雖近譴責傷深望垂矜録漸加進用臣竊聞黃帝
所以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任風力也帝堯所以光宅天
下者任稷卨也且朝廷者天下之本賢良者風化之源
得人則庶績其凝失士則彛倫攸斁臣每見陛下憂勞
庶政勤求理道慎舉群司必期稱職使鵷鷺成列草澤
無遺故得歲稔時和政平訟理此陛下用賢之明效也
臣非木石早識天心瞑目不遥厚恩未報黜殯之義敢

不廢幾城郢之言思布愚懇帝深嘉納

姚崇為夏官侍郎知政事時韓思復為汴州司户參軍為政寛恕不行杖罰值丁憂家貧鬻薪以終喪制崇深嘉歎之擢授司禮博士

張説為相以徐浩少舉明經工草隷以文學尤所器重調授魯山主簿説薦浩為麗正殿校理三遷右拾遺仍為校理

宇文融為黄門侍郎平章事薦宋璟為右丞相裴耀卿

為户部侍郎許景先為工部侍郎甚允人望

張九齡為中書令引韋陟為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對掌綸誥時人以為美談

房琯為相時嚴武為侍御史至徳初肅宗興師靖難大收才傑武仗節赴行在琯以武名臣之子素重之乃首薦才略可稱累遷給事中既收長安以武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

杜鴻漸為相時韋元輔有器局所莅有聲累遷蘇州刺

史浙江西都團練觀察等使鴻漸首薦之徵為尚書右
丞相會淮南節度使缺鴻漸又薦堪當重寄遂授揚州
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在揚州三年政
尚不擾事亦粗理以疾終
蕭華為相時吏部侍郎裴遵慶恭儉克己持重謹密頗
有時望華素知遵慶每奏見屢稱之遷黄門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楊炎入相時常衮為潮州刺史炎與衮善
引拜福建觀察使

楊綰常袞為相時關播為淮南節度陳少游判官綰袞
薦播為都官員外郎建中初遷兵部員外郎張鎰入相
播遷給事中
常袞為相時劉從一補渭南尉雅為袞所推重遷監察
御史居無何丁母憂服除宰相盧杞薦之超遷侍御史
蔣沇為刑部郎中元載秉政滯於郎位大歷十二年常
袞以羣議稱沇屈擢拜御史中丞
崔祐甫為相引薛播為中書舍人播温敏善與人交李

栖筠常袞及祐甫皆引擢之至是有此拜
李泌初為陜州觀察使時陽城隱於河東中條山下遠近
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決之泌
數禮問焉及泌為相舉為諫議大夫
賈耽為相以鄭滑節度副使李融為義成軍鄭滑節度
觀察使先是耽為鄭滑節度使署奏融為副使居無何
耽朝京師召融總留事及耽為相因有是命
齊暎為相給事中袁高以切直忤旨暎連請為左丞御

史大夫皆不行

高郢鄭珣瑜為相時蔣乂為起居舍人轉司勳員外郎並脩國史時集賢闕學士求者甚衆會詔問神策軍建置之繇相府討求不知所出乃訪於乂乂徵引根源對甚詳悉郢與珣瑜相顧曰集賢有人矣翼日詔兼判集賢院事

杜黄裳為相時薛平為右衛將軍在南衙凡一十一年黄裳深器之薦為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治有能名

李吉甫自翰林拜相詔將下之夕感恩出涕謂學士裴垍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便入禁署今纔滿歲後進彦士罕接識者宰相宜有選拔今則懵然莫知能否因請垍疏其名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内選用畧盡當時翕然有得人之稱後罷相為淮南節度使薦丁公著授太子正字兼集賢殿校理吉甫自淮南入相復薦其行即日授右補闕遷集賢直學士

裴垍元和中入相徵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擢李夷簡為

御史中丞其後繼踵入相咸著名績其餘量材賦職皆叶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又薛存誠為度支員外郎𤦺引為起居郎又崔植為壽安尉大理評事秩滿退居雒下潛心經史尤精易象𤦺知其操行擢拜左拾遺

裴度為御史中丞奏崔從為侍御史知雜度作相又奏從自代為御史中丞

韋處厚素知韋辭有文學理行辭嘗為殿中侍御史以事累出為朗州刺史再貶道州江州司馬長慶初處厚

與路隋以公望居顯要亟稱薦之擢為户部員外郎累遷吏部郎中文宗即位處厚當政且以澄汰浮薄登用藝實辭與李翺俱拜中書舍人

令狐楚為相時李隱進士擢第為秘書省校書郎楚奏為進賢校理

盧攜為相以司空圖為禮部員外郎先是圖寓居雒下會攜與鄭畋左遷太子賓客分司皆厚遇之及攜再入相因有是命

梁趙光裔為相兼集賢殿大學士時楊凝式為禮部員外郎充西京留守廵官光裔素重其才奏為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

後唐郭崇韜為樞密使明宗拔鄆州得天平軍節度判官趙鳳送之于莊宗崇韜素聞其名及見與語乃薦用為扈鑾學士

盧文紀清泰中為相以右諫議大夫李光庭為給事中弘文館學士判館事光庭唐故曹王臯之曾孫父龜年

光啓中為太卿監光庭從狩蜀舉進士屢遷至兵部郎中昭宗末不仕潔客於北海耕牧以自給莊宗初亦不入朝文紀素知之奏召為諫官及引之判館事

李愚為相多振拔沉滯時祕書監劉岳奉使湖南未還愚奏岳為太常卿

晉李崧為平章事時高祖講求輔相崧力薦呂琦於高祖云可大用高祖數召琦於便殿言及當世事甚奇之方將倚以為相忽遇疾而逝人皆惜之

漢蘇逢吉為相時李濤在翰林逢吉深眷待之會四輔
闕人高祖欲擢用吏部尚書竇貞固復問其次逢吉曰
頃張彥澤以殺判官張式罷鎮晉祖宥其罪而李濤上
疏極言彥澤之罪宥之屈法陛下在太原時論朝士大
夫常重濤之為人時高行周慕容彥超圍杜重威於鄴
二師不恊高祖有親征之意未決會濤上疏請駕征鄴
大合上旨遂與貞固同日拜平章事
周馮道仕晉高祖為相時尚書左丞判國子監事田敏

長於詩賦道重敏嘗從容白晉祖曰臣所為官合授於敏臣不敢黨蔽也又史圭在後唐明宗時為右丞權判銓事道在中書嘗以堂判銜銓司所注人圭怒力争之道亦微有不足色及晉髙祖時道再為相圭首為道所舉除刑部侍郎鹽鐵副使圭方愧其度量遠不及也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三百二十五至二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許蔭培

謄錄監生臣謝蓮鍔

冊府元龜卷三百二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諫爭

舜之命禹曰予違汝弼高宗之命說曰朝夕納誨盖夫居疑丞之位荷棟幹之重義均同體民具爾瞻休戚之所同安危之所繫至於冠羣臣而總衆職撫四夷而親百姓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固其任也若乃上之失德事

或過舉誠心內激嘉言罔伏引經義而酌古訓述天戒而箴時病談過更僕之頃怒有逆鱗之犯且復覼縷鄭重形於奏疏竭其精忠以冀感悟古之宰相如伊尹之阿衡甘棠之保乂周公之告徽言山甫之補闕職皆如斯而已

商伊尹申誥于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咈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藏伊尹曰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

時若(言湯始脩為人紀已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

周祭公謀父為穆王卿士穆王將征犬戎而謀父諫(祭畿内之國周公之後謀父字也)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震懼也)是故周文公之頌(文公周公旦之謚)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櫜韜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於時夏而歌之信哉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樂章大者曰夏)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鄉方也)以文修之使務利而辟害懷

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謂棄與不窋也父子相繼曰世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閒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修其緒遵亦作選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

服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侯侯圻衛衛圻也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供日祭侯服者祀供月祀賓服者享供時祭要服者貢供歲貢荒服者王王王事天子也詩云莫敢不來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也外傳云先王之訓有不祭則脩意先脩志意以自責也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脩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脩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脩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有成有不至則有刑罰也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

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脩於德毋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之君）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犬戎樹惇（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敦篤也）能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又穆王欲肆其志（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

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祈父周司馬世掌田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治金玉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

名穆公虎為王卿士厲王行暴虐侈敖國人謗王名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也）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視而已）厲王喜告名公曰吾能弭謗矣

乃不敢言名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典樂典也）史獻書師箴瞍賦（無眸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有眸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弦歌諷誦箴諫之語也）百工諫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言傳以語王）近臣盡規（近臣驂僕之屬）親戚補察瞽史教誨（瞽樂大師史太史也）耆艾脩之（耆艾師傅也脩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

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下平曰衍有溉曰沃）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何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于彘

虢文公為王卿士宣王即位不籍千畝（籍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籍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之流籍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古也）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穀民之命故農為大事）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出於農也）

器實曰粢在器曰盛民之蕃庶於是乎生蕃息庶衆事之供給於是乎在供具給足和協輯音集睦於是乎興協合也輯聚也睦親也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殖長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敦厚厖大是故稷為大官民之大事在農故稷之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順視陽癉憤盈土氣震發癉厚也憤積也盈滿也震動也發起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孟春之月日月皆至營室土乃脈發脈理也農書曰春土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先先立春日也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初吉二月朔日也陽氣俱烝土膏其

動烝升也膏土潤也其動潤澤欲行貌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眚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雷即發動變瀉其氣不然則脈滿氣結更為災病穀乃不殖稷以告以大史之言告王也王曰史師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大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者也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距去王其祗祓音弗監農不易祗敬祓齊戒祓除也不易不易物土之宜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也庶民向師氏所掌之民也主耕耨王之藉田者也司空除壇于藉司空掌地命農大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畯農用田器也先時五日先耕時也瞽告有協風至瞽樂大師知風聲者也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日風也王即齋宮所齋

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御治王親淳濯饗醴淳沃濯溉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也及期其耕日也鬱人薦鬯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齊鬯也犧人薦醴犧人司尊掌共酒醴者也王祼音灌鬯饗醴乃行祼灌也灌鬯飲酒皆所以自香絜也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監祭膳夫農正陳籍禮膳夫上士也掌飲飡膳羞農正田大夫也主敎陳籍禮而祭其神為祈也大史贊王贊導王敬從之王耕一墢音鉢一墢耜之發也王耕以耜耜耕也班三之班次也三之各三其上也王一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庶人終于千畝終盡耕也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

監之宰夫陳饗膳宰監之宰夫下大夫也膳宰膳夫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饗班嘗之公卿大夫庶人終食終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音官樂官也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廩御廩也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云為廩以藏王所籍田以奉粢盛也而時布之于農布賦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紀猶綜理也協同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陰陽分日夜同也滯蟄虫也明堂月令曰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虫咸動啟而出之土不備墾辟在司寇墾發也辟罪也在司寇司寇行其罪也乃命其旅曰徇旅衆徇行農師一之一之先往也農師上士也農正再之農正后稷佐田

畯也故次農師也后稷三之農官之長也故次農正也司空四之司空主道路溝洫故次后稷也司徒五之司徒省民故次司空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保太師天子三公佐王論道紀監衆官不特長事故次司空太史八之太史掌逆官府之治故次太師宗伯九之宗伯卿官掌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則攝位故次太史王則大徇大徇帥公卿大夫親行農耨穫亦如之如之如耕時也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用謂田器循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疆疆界也鎛鋤屬也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求利謂變易使干亂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三時春夏秋一時冬也講習也

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媚說而和於民矣則饗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循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匱神之祀不耕藉也困民之財取於民也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樊仲山甫為王卿士食采於樊魯武公以括與戲以見王武公伯禽之玄孫獻公之子武公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王立戲為太子也樊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不順必犯不順立少也犯猶必逆王命而不從也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令不行即

政不立也行而不順民將棄上使長事少故民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壅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王命者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命不誅則命廢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故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伯御括也三十二年諸侯伐魯立孝公孝公懿公之弟稱也

宣王三十九年王師敗於姜氏之戎宣王既喪南國之

師乃料民於太原料數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夫古者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書王府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於王府司商協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定其姓名司徒協旅司徒掌合師旅之衆司寇協姦司寇刑官掌合姦民以知死刑之數牧協職周禮牧人掌牧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也工協革百工之官革更也革制度者合其數場協入場人掌場圃委積珍異之物斂而藏之也廩協出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也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於是又審之以事事謂因藉田與蒐狩以簡知其數也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

事也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之是示以寡少又厭惡政事臨政示少諸侯避之示天下以寡弱諸侯將避遠王室不親附治民惡事無以賦令言厭惡政事則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故事也天道清淨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害政敗為政之道妨後嗣謂將有禍亂也王卒料之及幽王乃滅幽王宣王之子滅謂滅西周

單穆公為王卿士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物貨通財用也又曰泉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降下戾至也災謂水旱螽螟之屬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猶度也資財也權稱也

(振極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貨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人皆得其欲也)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也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貴賤小大皆以為利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本竭而末寡故民失其資也)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乏也)乏則將厚取於民(厚取聚斂)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

給足也遠志遁逃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國備也未至而設之謂備豫不虞安不忘危也有至而後救之至而後救謂若救災療疾量資幣平輕重之屬也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為用也不可先而不備謂之怠怠緩可後而先之謂之名災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遺民遺財是謂名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言周固已為羸病之國天降禍災未厭已也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御而名之則何以經國君以善政為經臣奉而成之為緯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樹立也除除令不從之患也

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夏書逸書也關門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音戶濟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楛木名濟濟衆盛貌盛者言王者之德被及之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愷樂悌易干求也君子謂長君言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易樂也夫旱麓之榛楛殖殖長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肆極既盡也散亡謂無山林衡虞之政也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匱乏彫傷也穀地為田麻地為疇荒空也蕪穢也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險危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

用謂廢小錢而鑄大猶塞川原而為潢汙其竭也無日矣大者潢小者汙竭盡也無日無日數也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救災之備也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周官周六官災備備災之法令也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於民翳猶屏也人民也奪其資民離叛是遠屏其民也一曰翳滅也王弗聽卒鑄大錢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無射鍾名律中無射也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而為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鍾也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鮮寡寡其繼者謂用物過

度妨於財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積聚既喪謂廢小錢生財殖長且夫鍾不過以動聲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也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無射後有大林以覆之無射陽聲之細者林鍾陰聲之大者細抑大陵故耳不能聽及也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非法鍾之聲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耳目所不及而彊之則有眩惑之失以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為步半步為武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三尺為墨倍墨為尋倍尋為常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間清濁律呂之變也黃鍾為宮則濁大呂為角則清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勝舉是

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鈞所以鈞音之法也以木長七尺有絃繫之以為鈞法百二十斤為石也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律有五聲陰陽之法也度大尺量斗斛衡稱上衡衡有斤兩之數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出於鍾也易曰制器者尚其象小謂錙銖分寸大謂斤兩丈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耳不及知其清濁此之不度不中鈞石之數鍾聲不可以知龢耳不能聽故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以出節節謂法度量衡之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樞機發動也心

有所欲耳目為之發動也故必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聰視正則明習於和正則不眩惑聽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歆猶欣欣喜服也言德以言發德教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殖立方道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後能樂夫耳內龢聲而口出美言耳聞和聲則口有美言此感於物也以為憲令憲法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貳變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口內五味則耳樂五聲耳樂五聲則志氣生也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

名信審也名號令明以時動視明則動得其時也名以成政號令所以成政動以殖殖長也動得其時所以財長生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龢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不和無射大林也若聽樂而震視色而眩則味入不精美味入不精美則氣放佚不行於身體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二謂作大錢鑄大鍾國其危哉王弗聽

漢公孫弘初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盛毀西南夷無所用武帝不聽

後為御史大夫時又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罷讀曰疲願罷之於是帝乃使朱買臣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專就朔方帝乃許之

貢禹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

師丹為大司空哀帝即位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

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帝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諒信也闇默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稱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比頻也卒暴無漸卒讀曰猝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

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取讀日娶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巳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巳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

不量臣愚以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黄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濵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

王嘉哀帝初為丞相欲規成帝之政多所變動規正其乖失者

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與才難謂有賢才者難得也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象其先父祖之賢耳非必

具人皆有德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命卿命於天子者也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令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曰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言使

者上奏請逮捕繫而天子不下其事也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更亦變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悉盡也言事無大小皆劾過於所察之條也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不敢操持羣下也下材懷危內

顧嘗恐獲罪每為私計也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易亦輕也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辠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治之衆庶知其易危言易於傾危也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良善也良民吏善治百姓者有

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不即下治其事恐為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失宜可闊略嘗寬恕其小罪也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名盩厔令尹逢拜為諫議大夫遣之令諸侯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

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呪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弒上為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為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縁傅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

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言董賢必貴寵故妄得封而躬寵等遂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暴謂章露也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内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

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議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迕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帝感其言止數月遂封賢等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言有臣之人不可敖慢逸欲但常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於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

慝玉食精好如玉也而汝也頗偏也僭不信也慝惡也言如此則逆尊甲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繇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言武王能履法度故至成康之時德化隆盛也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陵遲即陵夷也言其頹替也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治也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内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

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忽忘也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内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言不費用故畜積也嘗幸上林後宫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此言雖嘉其義而賞亦不多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掖庭宫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屬其家勿使於衆人中謝也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見在之錢也雖遭初元永光㐫年饑饉加有西羌之

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榜笞擊也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尚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向心也望為治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綈厚

也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恭皇帝哀之父即定陶恭王也比比猶頻頻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惟思也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王渠官渠名在城東覆盎門外使者護作護監視也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長安有廚官主為官食道中過者皆飲食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見親親戚相見也並

共言百官各以所掌事及財物就供之賜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賈謂販賣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人稱也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於品制中令均等今賜賢二千餘頃墮壞其等制也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髪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夭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季氏將伐顓臾冉有

（季路見於孔子孔子以此言責之以其不規諫也）臣嘉幸得備位竊内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惟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卒終也）亂國忘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帝漸不説（漸進也）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户及賜孔鄉侯汝

昌侯陽新侯國傅晏傳商鄭業也嘉封還詔書還謂卻上之於天子也因奏封事諫帝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子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言皇天命于有德者以居列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尊卑之服采章各異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庶衆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言此氣損害故令天子身自有疾也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單盡也損至尊以寵之言帝意傾惑為下所窺也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

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令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甞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户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歲月日之朝也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縁私横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猒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

節（罔謂誣罔也）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于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言帝能納諫則免於過惡也）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戇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哀帝發怒下獄自殺

後漢伏湛光武建武初為大司徒時幽州牧彭寵反於

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于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邉外且漁陽

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令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令兖豫青兾中國之都而寇賊縱横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伏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

中土爲憂念帝覽其奏遂不親征

第五倫章帝永元初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

竟多誅之自是雒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疋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

下全后家裁掌省察及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䟽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以意愛聞防請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為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以為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

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見省用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

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宫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禄君臣交歡無纎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袁安和帝初為司徒時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繇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

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邉塞而無故勞師逺涉損費國用

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繇懼遂不敢復

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

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為之危懼安正色

自若

丁鴻永元四年為司徒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

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

也月者隂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隂

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可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與傾危之禍靡不繇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令大将軍雖欲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

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勑不敢便去乆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炤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勑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岸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

禁微則易救末則難人莫不忽於細微以致其大患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云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奸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政救失

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

魯恭為司徒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

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名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惻隱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名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冗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

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于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張禹為太尉録尚書事時和帝遏密禹上言方諒闇密静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鄧太后從之禹為太尉永初四年新野君

病鄧太后母陰氏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離宫不宿所以重宿衛也陛下體蒸蒸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宫上為宗廟社稷下為萬國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宫

楊震永寧初為司徒安帝乳母王聖子女伯榮驕淫尤甚

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宸深疾之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繼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中代劉愷

為太尉詔遣使者大為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摇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益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鬬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内第舍合兩為一連里竟街雕脩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

匠左校别部将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名承望旨意招來海内貪汚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黒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

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静承陽而今動揺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宫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宫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

法多請徙士盛脩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燋心而繕脩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暘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

張晧順帝時為司空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

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大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司寇二歲刑也輸作司寇因以為名

楊秉為太尉桓帝南廵園陵特詔秉從行至南陽左右竝通奸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臯

陶誠虞在於宫人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繇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

陳蕃延熹八年為太尉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復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

小黄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氾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

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按其罪雖經赦令而竝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竝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瑨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䟽曰臣聞齊桓脩霸務為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飭從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

左右日親忠言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産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

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譴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刄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黄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横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嘑訴陛

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言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出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强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吕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繇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

司隷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按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

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廵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
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
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宫女積於房掖
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禄去公室政
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青者
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
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禄
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録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

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名非其人遂策免之

楊賜熹平五年為司徒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靈帝微行遊幸外苑賜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以覲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埶者旬日累遷守貞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訓作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勢極盤遊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遲陛

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踪而欲以望太平是繇曲表而欲直景邻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絶傲慢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謹自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年間以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為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勲代劉郃為司徒帝欲造畢

圭靈琨苑賜復上疏曰竊聞使者竝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備三驅之禮薪菜芻牧皆悉徃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囿壞沃衍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等以為無害遂令築苑

冊府元龜卷三百二十五